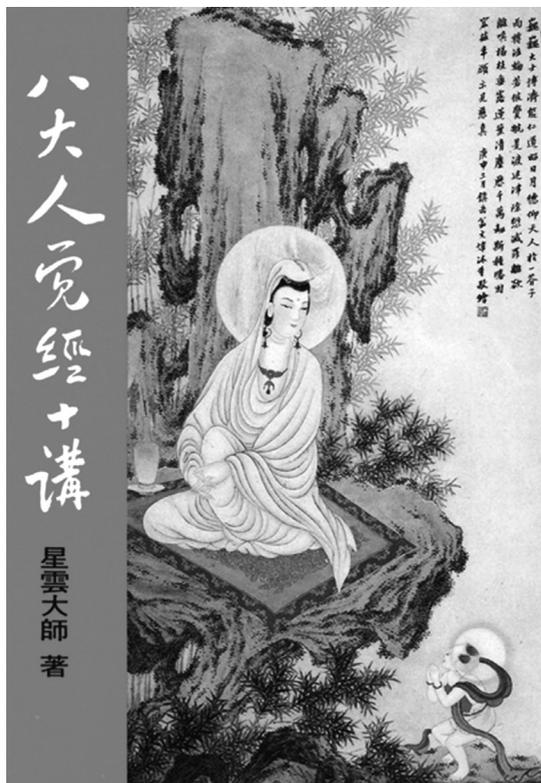


與《八大人覺經十講》的智慧對談

杜保瑞

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



大師著作《八大人覺經十講》。

一、前言

星雲大師所著《八大人覺經十講》，是一本小冊子。¹大師藉此經講說人間佛教及在家佛教的修行宗旨，作為引導眾生修行佛法的依據，文字淺顯，意旨清晰明白，是一部學佛的好教材。

《八大人覺經》實在是一部小品的佛經，但是討論的著作卻非常豐富。深入近人的著作及古德的疏解，有多不勝數的註解之作。如明末蕩益智旭大師就有《八大人覺經略

1. 星雲大師：《八大人覺經》，高雄：佛光文化，1960年7月初版；2012年2月12版7刷。

解》²，該文文字簡要，意旨清晰精準，層次分明，邏輯嚴謹，本文討論星雲大師講話的同時，亦一併討論蕩益智旭禪師的註解。

不論是古德或今人，對《八大人覺經》的註疏，多半是發揮引申以為教化之作，星雲大師的講解，也是屬於發揮引申以為教化材料的型態。其他的註解，有些作品在相關佛教經典文字的引證較多，有些則是講者依據自己的涵養發揮詮解之能，但若說到要藉此經深入佛法貫通佛典宗旨，以及開一大宗派之學說，則尚不能說有此功效，因為畢竟文字有限，編寫的目的在作為實踐的法條，而非義理的新創。

這也就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註解之文的緣故，且幾乎當代的佛教大德無一不有講說此經之作，關鍵就在，此經言簡意賅，系統完整，對初學者及老學究都是修行用功的綱領要旨，甚至作為早晚課誦的經文都是極適合的材料，它就像《四十二章經》，直接作為出家眾修行的指導綱領，一條一條的格言，依文修行，即成大器。

而《八大人覺經》又比《佛說四十二章經》更為簡要，卻義理完整，架構分明，因此，凡佛教宗師，無不引經講述，作為最簡要版的「佛學概論」及「修行法門」之文，實是最為方便且精要。當然，也因為它的簡要精準，因此需要介紹，尤其是對於初入門者的引導，更是適宜的教材。對於佛教老參而言，介紹這部《八大人覺經》也可以說是自身學佛證量的化現。

不過，本經雖然在功能上同於《四十二章經》，但是，在大小乘歸止問題上，仍有不同。《四十二章經》的古本確是小乘意旨，但晚唐本就確實加入了大乘的精神且是禪宗型態的智慧。至於《佛

2. <http://www.baus-eps.org/sutra/fan-read/010/008/008-6.htm>

說八大人覺經》的調性問題，亦即是大小乘佛法的問題，法鼓山聖嚴法師有學術性的討論³，總結其言，本經應是從早期原始佛教聖典中節錄而出的文字，但其中已經出現了後期大乘佛教菩薩道意旨的文字觀點，至於誰是此經的編者？筆者就無意妄言了。

然而，依據蕩益智旭禪師注解《佛說四十二章經》及一切大小乘經典的作法及立場⁴，小乘經典皆是佛法，且無一不與大乘精神意旨相應符合，皆可以大乘精神再發揮而融會貫通。因此安世高所譯之《佛說八大人覺經》，不宜以大小乘宗旨隔離其義，應如聖嚴法師所說，「既保有原始佛教的面貌，也已帶有大乘菩薩的精神了」。

星雲大師講解此經，將「八大人覺」要旨開出標題，即〈佛教的世間觀〉、〈多欲為生死的根本〉、〈知足為守道的根本〉、〈精

3. 「根據隋代的漢譯佛經目錄《法經錄》所載，《八大人覺經》是由西域安息國來華的安世高，於東漢建和二年至建寧三年（西元 148-170 年）之間譯出。本經究竟屬小乘或大乘聖典，古來也有不同的看法，隋代的費長房判之為小乘經典，唐代的道宣律師認為是大乘經；現代學者則大多將之歸為小乘經。……由於這八個項目的內容及其精神，幾乎與《佛遺教經》一致，故被視為帶有原始聖典特色的所謂小乘經典。然在第五項的經文中有「菩薩常念」，第六項的經文中有「菩薩布施」，第八項的經文中有「發大乘心」，在第八項之後又有經文說「如此八事，乃是諸佛菩薩大人之所覺悟……令諸眾生覺生死苦。」這些表達的方式，均非《佛遺教經》的模式，確實有大乘聖典的氣概，因此也被認作是大乘的經典。……《八大人覺經》是安世高於西元二世紀中譯出，縱然可能不是世尊住世時所說的原貌，其集成的時代也相當的早，乃為素樸的大乘聖典，既保有原始佛教的面貌，也已帶有大乘菩薩的精神了。若從《阿含藏》及《巴利藏》中探查，也有與《八大人覺經》近似的經文，例如《中阿含經》卷一八的〈八念經〉，內容與本經的文字雖略異，宗旨幾乎是一致的；由此可以說明，這八項大人之所覺悟、覺知的聖教，應該是佛陀所留遺教中的精義所在。」<http://www.book853.com/show.aspx?id=151&cid=85>
4. 智旭言：「四十二章者，約數標名，蓋從一代時教之中，摘其最切要，最簡明者，集為一冊，以逗此土機宜，所以文略義廣，該通四教，未可輒判作小乘也。」（蕩益智旭著：〈佛說四十二章經解〉，《蕩益智旭全集》）參見拙作，杜保瑞：〈佛說四十二章經的知識意義〉，《哲學與文化》第 391 期，2006 年 12 月，頁 49-71。

進為降魔的根本〉、〈智慧為化愚的根本〉、〈布施為度人的根本〉、〈持戒為節欲的根本〉、〈大乘心為普濟的根本〉、〈八大人覺經的總結〉。以上八項標題，切中每一「覺」的宗旨，以下討論，即依大師所開此八大覺旨為次目而討論之。

首先，大師於本經的〈概述〉中，主張本經最適合在家信眾受持，其言：「本經就是建立人生佛教、修學在家佛教的一本最好的寶典！」⁵又說：「在佛教裡，人生佛教與在家佛教，是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。」⁶本經序文：

為佛弟子，常於晝夜，至心誦念，八大人覺。

大師在〈序文的宣講〉中，主張本經應為佛弟子早晚課誦的經文，且不分在家出家，也是既要課誦也要受持實踐。參考滿益智旭禪師的話：

不論在家出家，但是歸依於佛，即為佛之弟子。既為佛子，即應恆修此八種覺，言常於晝夜者，明其功無間斷，言至心者，明其親切真誠，言誦念者，明其文義淳熟，記憶不忘也。

大師意旨與智旭同，皆主在家、出家對此經皆應誦念受持、常無間斷。因此，從經旨本身來看，這就是一部極精簡的佛教修行寶典，總集大小乘佛教思想要旨，作為佛弟子日日實踐的功課。因此，本文即得藉由星雲大師的引導，以及作者自己的反思，並參考滿益智旭禪師的綱領，進行智慧的對談，以有益於筆者自己，並公諸讀者參考。

5. 星雲大師：《佛說八大人覺經十講》，高雄：佛光文化，1960年，頁3-4。

6. 同註5，頁4。

二、佛教的世間觀

針對第一講，經文如下：

第一：覺悟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，四大苦空，五陰無我；生滅變異，虛偽無主；心是惡源，形為罪藪；如是觀察，漸離生死。

經文第一要人覺知世間無常、山河大地無常、自我身心無常。吾人因對身心之執著，故而造惡受苦，須建立無常觀，以脫離身心之苦。此說自是原始佛教基本教旨。蕩益智旭禪師注解如下：

二別明即為八，初無常無我覺。此入道之初門，破我法執之前陳也，先觀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，如高岸為谷，深谷為陵等，則於依報無可貪著。次以四大觀身，地水火風互相陵害，故有四百四病之苦，各無實性故，究竟皆空。次以四陰觀心所謂受想行識，並此色身，共名五陰，於中實無我及我所，但是生滅之法，剎那剎那遷變轉異，不實故虛，非真故偽，遞相乘代故無主，則於正報無可貪著，又此正報身心，不唯空愛惜之，於事無益，而且，一迷六塵緣影為自心相，則心便為眾惡之源，一迷四大為自身相，則形便為眾罪之藪，倘不直下覷破，害安有極，若能如是觀察，則身心二執漸輕，即漸離生死之第一方便也。

智旭主張此第一覺知即為佛教入道初門，首先要建立國土、世間、身心、四大、五蘊之無常觀，此正是原始佛教三法印、四聖諦之所言，故而此經有原始佛教的資糧無誤。筆者認為，原始佛教所有的基本命題都是大乘佛教的基礎，不可否定排斥，大乘佛教則是在哲學問題上的再進一層，層層上推，而有的新命題。一方面為宇

宙論擴大論之，二方面是本體論深化究之，在這兩方面工夫境界論登峰造極而已。

星雲大師注解本文，破題即謂：「這是《八大人覺經》說明修學菩薩道、辦了生脫死事業的人，應有的第一覺悟。在這一段經文裡，也可以說，就是總指佛教的『世間觀』。」⁷從哲學基本問題說，實踐哲學特質的中國哲學，即是由宇宙論、本體論、工夫論、境界論四大哲學基本問題所組成⁸，大師說的世界觀，主要就是宇宙論及本體論的問題。

先說世界觀，再說工夫修行的法門，最終追求最高成佛境界，所以大師說是世界觀是絕對正確的。一方面宇宙論上現象無常，二方面對此的錯誤認識便造成個人身心的罪苦，既然是苦，就要知道解脫之道，以便漸離生死，因為生死是無明的歷程。

三、多欲為生死的根本

本經第二覺知文：

第二：覺知多欲為苦，生死疲勞，貪欲起，少欲無為，身心自在。

經文說明，為何在無常的世間中眾生會受苦？也就是對世界觀中的本體論問題主張「有漏皆苦」、「離苦得樂」的說明。關鍵在多欲，既是無常，奈何多欲？多欲肯定不得其善果，故而是苦。欲去此苦，即「少欲無為」一事而已。

蕩益智旭禪師注解中曰：

7. 星雲大師：《佛說八大人覺經十講》，高雄：佛光文化，1960年，頁12。

8. 參見杜保瑞：《中國哲學方法論》，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局，2013年。

二常修少欲覺。此既以第一覺降伏見惑，次以第二覺降伏思惑也，思惑雖多，欲貪為首，能修少欲，則可以悟無為而得自在矣。

智旭以見思二惑說明世人沉迷痛苦的原因。見惑是對現象的錯誤認識，思惑是對自己所採取的態度的錯誤思量。知世間無常，除見惑；但是自己的對待態度卻不一定即時導正，雖知無常，卻不知如何生活於此無常的世間，所採取的生活態度有種種錯誤。其中最大的關鍵在於多欲，多欲而求不得即苦，故而少欲無為便能離苦。智旭以少欲為解脫痛苦、了脫生死的第一原則。無欲即無求、即不苦、即得樂、即是自在。

星雲大師說：「《八大人覺經》中的第一覺悟是說佛教的世界觀；從第二覺悟一直到第七覺悟是說佛教的人生觀。」⁹ 大師的人生觀用詞是很寬泛的，那就是包括「終極價值的本體論、修行實踐的工夫論、完美人格的境界論」。

對此，首先，人類應該面對的終極問題是什麼？大師說就是生



無欲無求，即得樂自在。（莊曉謙/攝）

9. 星雲大師：《佛說八大人覺經十講》，高雄：佛光文化，1960年，頁23。

死問題：「說起人生問題，就會聯想到人生所必須的衣食、育樂、婚姻等等的問題上去，其實，這些問題雖然重要，但人生最大的問題還是生死問題。」¹⁰ 老子說：「吾之大患，為吾有身，及吾無身，吾有何患？」誠哉斯言！那麼，既然有此生命，為何不能是快樂的一生呢？

大師解答了這個問題：「眾生在三界六道裡輪迴，生生死死，受著無窮的苦迫，這都是由貪欲引起的。學術進步，物質文明，並不能叫人少欲知足，欲望多了，苦，自然也就多了。」¹¹。

首先，「六道輪迴」是佛教宇宙論的基本知識，世人並不都認識這個世界觀的知識，但既然是人，都有人的一生，是苦是樂？自在人心。先不論是否真是「六道輪迴」，生命的歷程之苦，確實都來自多欲。

若有人不以為苦，或以為不苦，好的方面是他欲望單薄，或理想廣大；壞的方面是人在苦中不知苦，還沒有苦到極點，所以繼續追求欲望，一直要等到想要的都得不到，而原來擁有的更都丟光了之後，這人才會體會到深切之苦。從好的方面說，就是《八大人覺經》要提醒的生命方向，就壞的方面說，就是本經要告知的得苦的原因及離苦的方法。

四、知足為守道的根本

前章說多欲故苦，但欲望仍不止息，因此人們仍在造業受苦中，如何能夠沒有欲望呢？止欲、無欲的妙方就在知足。世人常迷，菩薩智慧，差別就在知足與否。經文云：

10. 同註9。

11. 同註9，頁24。

第三：覺知心無厭足，唯得多求，增長罪惡。菩薩不爾，常念知足，安貧守道，唯慧是業。

世人多欲就是因為世人不知足，故而造惡獲罪而得苦果。有菩薩智慧者卻不然，一切具足，無有虧欠，於是安於現狀，謹守道業，唯一進行的是智慧的事業。那麼，什麼是智慧的事業？既是事業，與欲望何別？這就是分辨的關鍵。即：是為己多求？還是幫助別人、損有餘補不足？世人就是不知足，對自己想要擁有的，不止息的追求，當然，擁有大好身段、福德、智能的世人，自然是要大展身手以表現自己，那麼，如何停得下來呢？關鍵還是，以智慧為業而不是以欲求為業。

以智慧為業，就是施展能力去做造福世人的事業，這中間也會增長自己的福慧功德，但這些新增的福慧功德還是要用在造福世人的智慧事業上頭，而不是據為己私。對於自身奉養的資糧，就是知足而已。這樣，學習所得及勤奮所得的一切資糧，都有施展發揮的空間，都有成熟變現的一天，則智能得以發揮，人生意氣得以舒展，又造福世人，又自己得利。這就是菩薩的生活了。

智旭說：

三知足守道覺。此既修少欲，復修知足，以專心於慧業也。
多欲不知足人，最能障慧，今於少欲之中，又復知足，則
慧業任運可進矣。

智旭談的就是，有能力的人，此前知道世間身心無常，之後知道多欲為一切痛苦的淵源，本章即說明：對於自己的奉養之具，夠了就好。接下來的身心慧命都用來做智慧助人的事情，因為人生必

須精采，才能必須發揮，不為己求之後，並不是沒有有意義的事情可做，有意義的事情太多太多了，唯一的標準就是用來幫助別人，能力不是要用在自己的身上，而是要用來幫助世人，這就是慧業。

星雲大師說：「本經第二覺悟說的是多欲為生死的根本，在這第三覺悟裡是說知足為守道的根本。要離生死先除欲，要修正道先知足，不知足的人，修道永遠不能有所成就。」¹²。大師已經把世人都當作要修道的人了，從修道的角度來說，修道是什麼？這自有太多可說的任務，但是，起手一步，就是自己要先知足。

知足就是對謀生營利於自己的事業要懂得知足，知足不是事業不擴張，而是提供更好的服務品質，並將所得的多餘利潤分享社會大眾，這樣企業再怎麼擴張都是對的道路。所得非用於己，就是知足，就是智慧，就是道業，就是學佛。

大師說：「覺悟的修道者，對於世間物欲的看法是，多求的結果是窮，喜捨的結果才是富，東西多了，心為形役，生活反而得不到安寧。」¹³ 多求就是不知足，不知足就是不足，不知足者一生都活在不足的痛苦中。所以說多求的結果就是窮，因為心為形役，心不安寧。

那為什麼喜捨才是富呢？這是因為，足與不足是主觀的感受，知足了之後，主觀的感受即是富足，既然富足，又仍然擁有學習服務以及創造資糧的大才幹，所創造出來的東西都為世人所用，自己得到的是更大的快樂，以及更大的心理的滿足，那麼就更加地富足。

本經從第一覺講世界觀之無常，第二覺講本體論之多欲為苦，第三覺講知足為少欲之方。也就是說，第三覺以後就是講工夫論旨

12. 星雲大師：《佛說八大人覺經十講》，高雄：佛光文化，1960年，頁32。

13. 同註12，頁37。

了。且佛教工夫論是一層深一層，用了一套工夫後方知有更深一層的執迷，於是要再深入講究，直至出家修行，大願救度，終至成佛境矣。

五、精進為降魔的根本

少欲知足之後就是要服務社會，菩薩道的精神就在此處，但是服務社會需要有能力，這就需要學習，然後付出，付出以助人，這才叫能力，所以經文接下來講個人的勇猛精進。因此也可以說從工夫次第上講，先知足，再精進。經文言：

第四：覺知懈怠墜落，常行精進，破煩惱惡，摧伏四魔，出陰界獄。

在社會活動助人的過程中，人是會懈怠的，也會墜落的。這就是對生命的真諦覺悟不夠的結果，生命的真諦就是來經歷，來陪伴，以及助人的。若是用於欲望的追求，最後必遭苦果。既能少欲知足以助人，則福慧並增，但若覺察力不夠，就又會對此新增之福慧產生執著，想要擁有這些付出之後的所得，這就有了矜持、有了傲慢、有了貪求，這就是懈怠墜落。

所謂精進就是在學習的路上精進，在服務付出的路上精進，若是停滯，必然會運用所擁有的財富、地位、權勢開始傲慢凌人，則煩惱必至，種種貪欲之魔考來襲，此時必須再度覺悟以返回初衷，才能摧伏煩惱，離開執著、糾纏、衝突、鬥爭的地獄。

智旭言：

四常行精進覺。夫所謂少欲知足者，正欲省其精力以辦出要耳，倘託言知足，而反坐在懈怠院中，則墜落不淺矣，

故必常行精進，以破見思煩惱，煩惱之魔既破，則陰魔天魔死魔皆悉摧伏，而五陰十八界獄乃可出也。

智旭以學佛求出離為目標來看此事，發現知足固是其然，卻也可能反而成為懈怠之藉口，故必須常行精進。精進行者，念佛打坐為基礎，接觸眾生為功課，常行菩薩道，無懼於無常、苦、空，得身心自在，出離三界。此處也可以說是由小乘過渡到大乘的要旨。

知足少欲是對治自己的過去習性，但並不究竟，尚未發出的宿習還會作怪，若不加強自我要求，仍會墮在懈怠坑中，故須精進。精進些什麼事呢？多學習，多自我要求智慧道業的增長，多做有益社會的事業，且堅持利他的精神，這就是精進。

星雲大師則言：

在世間上，無論做什麼事，必須要有大雄、大力、大無畏的精神不可，我人在社會上興辦的事業，在佛法裡修學的道業，所遭遇到的障礙、魔難一定很多，如果猶豫不前，或稍一懈怠，就會一事無成。所以在這一段經文裡，我們要講精進為降魔的根本。¹⁴

顯然大師直接從菩薩道的修行者角度發言，人既少欲，又能知足，則只剩勇猛精進、一路前行之事而已了。然而，世間考驗甚多，稍一猶疑懈怠，就墮落下去了。為什麼？多欲不足者眾。在世間辦事，所遇盡是多欲不足之人，這就是眾生有苦的原因，有的是加苦於人者，這就需要我們有大無畏的勢力去制伏他們，有的是遭苦難而無助者，這就需要我們積極救助他們。

14. 星雲大師：《佛說八大人覺經十講》，高雄：佛光文化，1960年，頁42。

但是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加苦者不易降服。而人心不足、業力難詳，受苦者若不能自覺，則雖欲救之亦無功效矣。於是行道之人受牽連而灰心退墮，亦難免矣。因此，必須要自求精進，堅定意志，繼續學習更高更好的能力及方法，以辦道於世間，否則就會落於懈怠之局中。

大師言：

「懈怠」，就是對於斷惡修善之事不盡力，懈是根身的疲倦，怠是心識的放縱。懈怠是人生的病患，對治懈怠的藥方就是精進。所謂精進的主旨，就是要我人未生的善心令速生，已生的善心令增長，未生的惡念令不生，已生的惡念令速斷。這個世間是佛與魔的世間，精進的可以成佛，懈怠的墮為魔界。¹⁵

所以，人是活的，人生不只少欲知足而已，而是要精進辦道，這才是真正充實圓滿完美的人生。少欲知足則不苦，但見世人受苦，卻不能出手相助，這仍然是自己在苦，只有樂於助人、改善社會，卻不執著名聞利養者，才是生命奮進之道，才會根本不苦，這樣的生命才會圓滿。

生命不能生活在但見世人多苦難的哀憐中，更不能生活在只見世人苦難而不知憐憫的鐵石心腸中，這樣都不是完美的。當然，奮力學習服務、精進一生之後，也未必世人就都能夠去惡向善、福慧具足了，這是世間的奧祕，卻不是生命的真諦。

生命的真諦就是經歷一切、終成圓滿。可以經歷為惡受苦、去惡向善、助人救度的歷程；更可以經歷少欲知足、勇猛精進、學習

15. 星雲大師：《佛說八大人覺經十講》，高雄：佛光文化，1960年，頁42。



少欲知足，精進辦道，才真正圓滿完美的人生。（心澤／攝）

不輟、陪伴愚痴、降伏惡魔、救助孤弱、諸地升進、最終成佛的歷程。兩者一樣精采，一樣成道，都是生命的真諦。

六、智慧為化愚的根本

本經第二覺之後就是工夫論，且是有次第的，工夫次第上先知足，再精進，然後就是廣學多聞，以增長智慧。經文云：

第五：覺悟愚痴生死，菩薩常念廣學多聞，增長智慧，成就辯才，教化一切，悉以大樂。

修行者自知應少欲知足，且應勇猛精進服務大眾，但眾生執迷甚深，且病苦多端，欲望深隱，行者若不多聞且多學，則不易了知眾生疾苦之因緣，故應廣學多聞。廣學多聞即多接觸各種生活世間之營

生百業，了解其甘苦以及其執欲之病徵，並深入經藏開發智慧，成就教化眾生之辯才，助其離苦得樂。

廣學多聞，正是勇猛精進的下一步。不是光有堅定意志就好，還要有了解細節的智慧，這又是一步工夫的提升。佛教戒定慧各種修學工夫法門不一，正是為對治眾生各種不同執迷病苦的法具，故應多學。

智旭言：

五多聞智慧覺。雖云精進，若不廣學多聞增長智慧，則成暗證之愆。又有聞無慧，如把火自燒，有慧無聞，如執刀自割。聞慧具足，方可自利利他。

聞為資訊的廣博，慧為理解的深入。廣學多聞就是學習處理千變萬化的世間疾苦的能力。若是菩薩而沒有能力化導眾生，則豈不遺憾，豈能成佛？然而化導眾生必須對機下藥，故而須廣聞多學，否則還是自己少欲知足，卻留眾生迷執受苦的自了漢而已。

多接觸眾生百業雖是有聞，但無解決執迷的智慧則會受到百業的絢爛而自生執迷，即是把火自燒；空有智慧及堅定的意志，卻不知現象世俗的種種諸事之糾纏，總以一方對治萬事，則可能無法對機教化，致空費力氣，則為執刀自割。故言聞慧具足，才能自利利他。

本經自是以大乘菩薩道為修行的旨歸，所以救度眾生正是修行中最猛利的法門。大師說明經文對眾生之所以迷執於生死海中的解釋，便是因為愚痴。愚痴種類繁多，大師言：

愚痴，心性暗昧，沒有通達事理的智慧，就是「無明」之謂。因為愚痴，所以起惑造業，輪迴生死，受著無窮的痛苦。不能解脫，不能認識自己，就是由於愚痴。愚痴，有

見解上的愚痴，有思想上的愚痴。見解上的愚痴就是身見、邊見、邪見、戒禁取見、見取見。思想上的愚痴，就是前文所講過的根本煩惱：貪欲、瞋恚、愚痴、憍慢、疑惑。¹⁶

修行者就是要了解這些見思二惑，以自度度人，教化眾生。這時就要廣學三無漏學。大師言：「佛教的三無漏學是戒定慧，慧有聞所成慧、思所成慧、修所成慧等三種慧。太虛大師曾說：『由聞所成慧而建立信心，由思所成慧而嚴持禁戒，由修所成慧而定心相應。』」¹⁷

大師詮釋為，學佛的信心建立在聽聞正見的佛法，這是聞所成慧；再由自己的起心動念去確定能做到知行合一，這時才是思所成慧；最後在意志心念中禪定安住，則成就修所成慧。過程中，有太多的功課要聞要思要修，故而要多學佛教修行法門，要多在與眾生互動中印證己心，要在實際作為中堅定己念，最後做到碰到任何境界、任何事件，都能安住禪定之中，且隨順教化眾生，辯才無礙。

最後我們再回來總結，談談為何要廣學多聞？因為知道世間無常，多欲為苦，於是捨欲知足。但生命還不究竟，故而必須勇猛精進，才能最終脫離苦海，免遭無常之種種苦果。勇猛精進包括自度、更包括度人。如何自度？又為什麼要度人呢？這是因為，人是活的，是生活在眾人之中的，而眾生愚痴，生活周遭的種種親朋偶遇者之威逼凌辱，並不會因為自己少欲知足就沒有了，因此會導致自己不斷地有貪瞋痴慢疑的種種邪見產生，此時仍要勇猛精進的話，就要廣學多聞。更深入知道眾生愚痴之因緣，更廣泛學習戒定慧的各種

16. 星雲大師：《佛說八大人覺經十講》，高雄：佛光文化，1960年，頁52。

17. 同註16，頁56。

修行教法，終於能一一對機施教，解除眾生之苦，也解除眾生加諸自己身心諸業之苦。

可以說，廣學多聞就是為了要開智慧，開啟自性的智慧以與眾生接觸，以隨順圓融地重返世間生活。故而要解脫自己，就要度化眾生，要度化眾生，就要勤勞學習，不斷學習，不斷進步，直到終於可以解決所有的困難為止。

當然，依照佛教世界觀，除非疑惑斷盡，否則必有來生，於是又有新的一輪的生命歷程，直至生生世世。因此，不學也不行。既已生為人，就必有為人的煩惱，廣學多聞就是為對治煩惱而有的作法。煩惱就是來自自己和眾生的愚痴邊見，然而此愚痴邊見，都不容易是這一生能斷盡的，但是不學，就會陷入更大更多更深更難解脫的愚痴邊見，除了勇猛精進勤勞學習之外，沒有別的方法了。

七、布施為度人的根本

廣學多聞之後，得以種種智慧教化世人開迷得智。但眾生未必願意聽聞，尤其是，當眾生陷入生活困境中時，為了擺脫困境，常常是以更為執著糾結的方式處理面對，因此，幫助眾生脫困，尤其是脫離眼前生活困境的難堪之局，則布施就是第一簡易卻極為關鍵的方法。因此，布施度眾，要先解除眾生眼前之痛苦，再施以智慧的教化。經文云：

第六、覺知貧苦多怨，橫結惡緣。菩薩布施，等念怨親，不念舊惡，不憎惡人。

貧苦者心多不平，怨天怨地怨周圍的人，然而貧苦很多是自己造成的，但世人多欲且愚痴，故多怨人，於是更結惡緣。修行者行

菩薩道，就是要與眾生親近以救助之，此時不論對方與我親疏，與我善惡，皆願助之。對方即使對我不好，或是個惡人，但當對方深陷貧苦時，亦應救助。

貧苦是切身之痛，所需皆無法自備，如身遭苦刑，亟欲出離，卻沒有能力，這就是需要救助之人。不論對方是否主動提出要求，對方正在受苦是事實，美化世界、廣度眾生就在此時，因為這是教化的好機緣。沒有人不願離苦，即便惡人亦求離苦，行菩薩道的修行者此時先主動救助，助其解脫，則隨後的教化因緣就打開了。這是布施行的要旨。

智旭言：

六布施平等覺。雖有智慧而無福德，亦不可以自利利他。故須具行三檀也。知貧苦之多怨，而行布施，即財施也。知怨親之平等，而不念不憎，即無畏施也。法施已於上文明之，今以財及無畏，圓滿三檀耳。

智旭將智慧覺與布施覺結合而論之，前覺為法布施，本覺為財布施及無畏布施。廣學多聞為修智慧，但修行者若無福德，則無有即時的功德可以利他，利他即布施。為貧苦者施以財布施，為惡者施以無畏布施，則功行圓滿。智旭主不念舊惡、不憎惡人，即是無畏布施。

對我為惡者必有防我之心，則其自身深陷煎逼威脅之中，我不念其惡，亦予救助，則解其恐懼，是為無畏布施。一般為惡之人，念念亦在傷人，則兇猛煎熬，自受其苦，我不念其惡，以平常人正常待之，則對方不必增其戒心，亦是無畏布施。先予布施，助其離苦，這就是以福德自利利他的做法。然而，沒有福德的人又如何布



不念舊惡，不憎惡人，給予救助，解其恐懼，就是無畏施。圖為台中監獄陽光合唱團表演。

施呢？其實布施正是脫離貧苦、廣獲福智的方法。

布施是智者的行為，布施者可以得福報，福報不一定是金錢，可以是智慧、是別人的善意、是健康、是榮譽，這些都是福報。這就是貧苦者更應該要布施的道理。

此外，布施者在布施之時，大師強調要做到三輪體空：

行布施是容易的，但行布施要做到三輪體空就很難。一般人布施時，總希望別人向他感謝報答，希望宣揚讚美他的功德，再不然就是覺得自己能布施榮耀非凡，或是輕賤受施者，假使帶著這樣的心理行布施，只是世間的善行，而不是佛法裡菩薩所行的布施。佛法裡的布施要做到三輪體空：（一）沒有能布施的我，（二）沒有受布施的人，（三）

沒有所布施的物。在佛法裡，行布施而不覺得有布施可行，做功德而不覺得有功德可得。其實你不求功德，功德反而大，所謂「有心栽花花不開，無意插柳柳成蔭」。¹⁸

布施就是給而已，有多少給多少，沒有的也給不出。不過，能多給的就表示擁有得更多，因此，不必吝於給。當然，給就是給，給不是拿，拿就是自己匱乏，所以，要三輪體空。布施是修行，首先是自利的行為，其次當然也是利他的行為，利他時不分對象，只要真有需要，而自己真有可能，那就布施吧。財、法、無畏布施，尤其是無畏布施，對傷害自己的人不念舊惡，且無隔宿之仇¹⁹，這真是在修忍辱行的境界。

為什麼無畏布施等於是修忍辱行？因為，愛你的敵人、不對他們報仇就是行忍辱，你布施給他們的，就是不增加他們的兇惡之心。貧苦之人多怨，但為惡之人更多怨，他們是怨恨的化身，一生都生活在憤怒之中，我們再去對付他，就是讓他陷於更大的憤怒怨恨之中，他已經愚痴至極了，根本無路可以往回走，所以就不要再逼他走得更遠。因此不念舊惡，不憎惡人，正是無畏布施，正是自修忍辱。這固然艱難，但大師強調，在逆境中修道，成就更快，誠哉斯言！

八、持戒為節欲的根本

前說知足、精進、智慧、布施，而布施亦包含了忍辱，本覺則

18. 星雲大師：《佛說八大人覺經十講》，高雄：佛光文化，1960年，頁68。

19. 參見星雲大師言：「『不念舊惡，不憎惡人』，學佛的人對人應該沒有隔宿之仇，『寧願天下人負我，我決不負天下人』，就是人家有虧待我們的地方，也要原諒他，給他一個懺悔改過的機會，把惡人感化回頭，這才是真正度了眾生。」星雲大師：《佛說八大人覺經十講》，高雄：佛光文化，1960年，頁70。

進而言出家持戒，可以說，本經至此，幾乎要與大乘六度法門一一相應了。經文言：

第七：覺悟五欲過患，雖為俗人，不染世樂，常念三衣瓦鉢法器，志願出家，守道清白，梵行高遠，慈悲一切。

本覺同時對在家、出家眾言。對在家者，鼓勵常以出家生活為典範心想；對出家者，要求守道持戒，並以真心慈悲眾生。總之，還是要在家修行者最終嚮往出家眾的清淨梵行。對此，智旭言：

七出家梵行覺。雖修智慧福德，若不永離居家五欲，終不可以紹隆僧寶，住持佛法。當知三世諸佛，無有不示出家而成道者也。三衣，一安陀會，二優多羅僧，三僧伽梨也，然使身雖出家，而不能守道清白，梵行高遠，慈悲一切，則為竊佛形儀，罪加一等，不可不知。

要做到真正布施眾生、救度眾生、永斷煩惱、永離苦海，智旭主張，最後還是要出家求道，並守住清淨的戒律。當然，出家更要遵守清淨梵行。對於是否強調出家修行這件事，星雲大師的討論中可以說是沒有這樣強調的。他只說明在家眾的修行，要不為五欲所染，因此要守五戒：

在五欲的世間生活，而不為世間的五欲所染，畢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但修學菩薩道，要儘量遠離五欲。其實只要修道的人，以法樂代替世樂，以修道代替貪欲，生活自然會美滿自在。以修道來對治五欲，有兩種生活方式，一是在家的弟子，一是出家的弟子。在家的佛弟子，要不給五欲的洪流沖沒，至少要奉持五戒：（一）不亂殺而仁慈，

（二）不亂取而重義，（三）不邪淫而有禮，（四）不亂說而誠信，（五）不飲酒而智清。這五戒是做人的根本，「人成即佛成」，人做好了，修道自然就完成了。²⁰

大師主張，菩薩不在出家、不出家上面做分別，而是以發心修道的品位論高低。

九、大乘心為普濟的根本

本覺講修行的最高心量，就是發願救度眾生。經文：

第八：覺知生死熾燃，苦惱無量，發大乘心，普濟一切。
願代眾生受無量苦，令諸眾生畢竟大樂。

眾生因不識世間無常，遂有無窮執著，故受苦。修行者則應發心救度一切眾生。經文云，要代眾生受苦，其實是以陪伴、救度、開示、引導受苦之眾生為行者全部生活的事業。經文講普濟一切，如何普濟一切呢？已開悟的覺智者，沒有任何自心的念想妄執，以致沒有任何的私心欲求，那麼生活中生命中是否就無事可做了呢？

絕對不是。而是以虛空世界無窮無盡的其他生命的覺悟為職志，此時，行者可以日理萬機，可以千手千眼，可以一天做五個人的事情，可以人生三百歲，為什麼？世人做事都有欲求，凡事既為己求，就執縛糾纏，就浪費體力於忌妒、傲慢、擔憂、凌人之種種無謂的情緒上，於是也就做不了多少事了。

覺悟者不然，他們沒有自己的欲求與情緒，所有的時間精力都用來做助人的事，既是別人的事，做完就放下，再去做另一件事，

20. 星雲大師：《佛說八大人覺經十講》，高雄：佛光文化，1960年，頁77。

因此更是沒有情緒，事來事辦，再辦另事，一事復一事，事事無礙，因此可以做許多許多事。這就是覺悟助人者與尚在多欲遷染中者的行事風格之差別。

當然，覺悟者為眾生做再多的事，覺悟還是眾生自己的事，修行也是眾生自己的事，成佛更是自己的事，無人可以代辦。既然如此，何須行者發心救度呢？關鍵還是眾生之欲求執著、故迷惘輪轉，幾乎無有盡期，覺者慈悲，願救度脫，故而主動救助。救助是覺者生命圓滿的表現，可被救度及可以覺悟是眾生生命本有的本質，這樣的道理就是大乘佛教如《大乘起信論》等經論在發揮的義理了。²¹



覺悟者慈悲，主動救助迷惘眾生。可以說，救助是覺者生命圓滿的表現。（周云 / 攝）

21. 起信論講眾生之成佛有其必然，因有內因外緣，內因為心真如不斷作用，外緣為佛菩薩以救度眾生為生活職志。參見：杜保瑞：〈大乘起信論的功夫理論與境界哲學〉，《普門學報》第10期，2002年，頁177-222。

經文講代眾生受無量苦，如何代眾生受無量苦呢？因果鐵律，豈能不受？筆者有意討論如下。

覺悟者遍學種種法門，追求無有一眾生不救度，無有一眾生被捨棄的境界，則覺悟者的生活事件就是陪伴眾生由迷至悟的開示悟入的引導歷程。眾生有苦，助其去苦得樂，這就是覺者的生活志業。此時必有承擔，此一承擔，就是代眾生受苦。覺者不自樂，故有承擔之歷練，讓眾生暫解其苦，但眾生最後仍須自己親受，只是等他有能力之後再受，如此而已。

事實上，依因果律則，眾生的業力是不會稍減的，業報之苦必須自己承擔，但是承擔之時可以有覺悟者的幫助，助其提升智慧、提升福德而能有力承擔，並暫時代為承擔一下那個業力的壓力，如此而已。給其智慧、陪其經歷、助其度過、暫代承擔，此為代眾生受無量苦，而非眾生即不必受苦，只是代為承擔一下，在眾生有能力有智慧時，還是得自己去償還其業力惡果，原來的業力還是在的。

至於覺悟者的代償，便是覺悟者自己的善業創造，是創造覺悟者自己更大的福報。覺悟者在代眾生受苦時，是覺悟者介入世間因緣而讓求償者有償可求、以圓滿此因果，則一方面是覺悟者自己的積功累德的創造，另一方面是給受業報的眾生一個暫時喘息的空間，以快速追求智慧及創造福德，從而將來自行消業，因為業力仍不稍減，只是這次不會立即承受而已。

智旭言：

八大心普濟覺。雖復出家，不發大乘普濟之心，則慈心不周，不發代眾生苦之心，則悲心不切，慈悲周切，方是紹佛家業之真子也。

智旭強調，普濟救度是慈心，代受眾生苦是悲心，慈悲周切才是真佛弟子。智旭從修行者學佛而成佛的立場說此覺諦義，最終，成佛者必同時是慈悲救度者。

星雲大師的講說中，首先強調本經既有小乘出世的思想，但也有大乘救度眾生的思想，因此本覺即是在做此一大乘思想的宗要，大師言：

本經的經文雖簡，但確實能代表大小乘佛教的思想，從本經的思想體系來看，是要修學菩薩道的行者先從小乘入門，對世間虛幻不實的名聞利養能夠放下，給身心一種徹底的磨鍊，等到不會再被世間染污的時候，再活活潑潑的應現世間，做解救世間的工作，這才名為真正的菩薩！²²

大師說本覺是本經的宗要，此一宗要是說，修行者最後就是要來救世度眾的。救度固是大乘的法門，但若未經小乘的除惡去欲，也是走不到這一步的。不過，說到救度眾生，菩薩及佛以救度眾生為業，一般修行者學習菩薩道也以救度眾生為業，但兩者的境界有高下。而菩薩究竟要救度眾生到什麼程度才能成佛呢？面對這個問題，大師有所討論：

講到普濟一切眾生的苦難，度脫一切眾生的苦厄，就有兩種不同的做法。一種是先救度自己，然後再救度他人；一種是先救度他人，自己尚未得度不要緊。發心先救度自己然後救度他人，這是說己未得度，焉能度人？像苦海中，沉溺的苦惱眾生，自己不識水性，不會游泳，如何度法？所以要想普濟一切眾生，必先自己了脫生死，沒有憂悲苦

22. 星雲大師：《佛說八大人覺經十講》，高雄：佛光文化，1960年，頁83。

惱才行。另一種先度人，己未得度，先來度人，這才是菩薩發心。學菩薩是在眾生的身上學，菩薩離開眾生，也不名為菩薩了。救度眾生的工作完成的時候，也就是自己的菩薩道完成的時候。²³

凡夫要先自度，但也要度人，隨其己力，度己能度者，自度要少欲知足，度人要智慧福德，都是學佛修行的功課。菩薩更要提升境界，故而要度盡眾生、廣學多聞，亦是在此一歷程中達到事事無礙境界時，才終於成佛。

星雲大師最後提到：

綜結前面所說：願意自己脫苦，這是每個人的希求，當然也有下劣眾生不望脫苦的，更有喜歡坐牢的人；願意別人脫苦，這是有大善心的人；願意代眾生受苦，這就非發大乘心的菩薩不可了。像文殊、普賢、觀世音、地藏都是發大乘心的菩薩，他們都能「令諸眾生」（眾緣和合而生，指一切有情識活動之動物）「畢竟」能獲得清淨解脫涅槃的「大」安「樂」。²⁴

這就是筆者所說的，一切凡夫都有求自度之功課，也有度人的功課，兩項事業同時進行，隨著煩惱漸斷、能力漸增，而終成大力能仁之佛。至於諸大菩薩，就更是只做這一件度人的事業而已，目的就在令一切眾生皆得大安樂，以成佛境。

23. 同註 22，頁 85。

24. 同註 22，頁 90。

十、八大人覺經的總結

經文最後總結：

如此八事，乃是諸佛菩薩大人之所覺悟，精進行道。慈悲修慧，乘法身船，至涅槃岸，復還生死，度脫眾生，以前八事，開導一切，令諸眾生覺生死苦，捨離五欲，修心聖道，若佛弟子誦此八事，於念念中，滅無量罪，進趣菩提，速登正覺，永斷生死，常住快樂。

經意指以上八覺都是菩薩已覺悟之事，並以此度化眾生，欲令眾生仿效奉行。而佛弟子宜課誦並實踐，則亦能成菩薩及佛。智旭說明：

如此八事下十六字，結成名義。精進行道下十六字，結成自覺功德。法身船，指所悟性德。涅槃岸，指修德所顯也。復還生死下三十二字，結成覺他功德。唯自覺，方能覺他也。若佛弟子下三十二字，結成誦念功德。能誦其文，必能精思其義，能思其義，必能以此自覺覺他，故能滅罪而斷生死苦，趣覺而證常住樂也。八大人覺經略解。

智旭強調，本經所說，固為菩薩教化眾生修習的法旨，既要自覺復要覺他，但眾生必先自覺，方能覺他。一切佛弟子，既能誦持，必能理解，才能自覺覺他，而最終成佛。

星雲大師的討論中有兩項重點，其一為強調本經八覺即是大乘六度工夫，以及菩薩永遠在世度眾的觀念。首先：

本經的內容，我們仔細的推敲，就是在講說六波羅蜜。六波羅蜜，是菩薩必修的行門，六波羅蜜即指布施、持戒、

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而言。在經文裡，好像沒有直接講到忍辱、禪定二波羅蜜，其實六波羅蜜是不可分的，六波羅蜜的精神是連貫的。我們從總結的經文看來，就是包含了六波羅蜜。²⁵

這裡主張，大乘佛法完全收攝小乘佛法的基本教義，因此大乘教法是在小乘教法的基礎上，再強調救度眾生的菩薩道精神。對於最後經文的總結中，所提到的修行者至涅槃彼岸之文，大師又說：

像這樣涅槃的思想，看起來好像是出世的思想，以為這是逃避世間，逃避現實的，其實，菩薩涅槃以後，還要「復還生死，度脫眾生」的。慈航法師的遺偈說：「如有一人未度，切莫自己逃了。」菩薩求證涅槃，不是逃走，而是先完成自己的所學，然後再倒駕慈航，在生死海中度脫眾生。念佛的人，發願往生西方淨土，也不是不要世間，而是先求得阿鞞跋致（不退轉），然後乘願再來，廣度眾生。如果眾生未度，自己一人就想永遠逃走，那不是菩薩的究竟涅槃，而是小乘的行為。²⁶

其實，入涅槃就是自度的功行圓滿之意，但自度尚非修行的功行圓滿，自度者，在有情眾生的輪迴生命歷程中，只是將過往的迷執化除淨盡而已，所化除的是這個有情生命歷程中的迷執，既已化除即入涅槃，其意只是說，不會再有個別自我的執著煩惱以致受苦造罪之事了。但是這個有情的生命意境尚未究竟，之所以有這個有情的生命，就是要來成佛的，成佛就是成就一切種智、成就事事無

25. 星雲大師：《佛說八大人覺經十講》，高雄：佛光文化，1960年，頁93。

26. 同註25，頁95。

礙境界，而遍在任運於一切世間的，因此亦可說無有一菩薩一佛入涅槃之事。²⁷

涅槃本身是一個浮動的概念，關鍵就在，大乘佛法著重一切眾生皆得度的菩薩道行。然而，佛不斷救度，但眾生又不斷造業受苦，那麼究竟有無一佛得以成佛呢？

筆者以為，一切眾生都是佛，只是各在的位階不同而已，生命就是有無限的美好，等待一切有情去經歷而已，可以示現造業為惡而受苦果，也可以智慧任運而陪伴眾生甚至代眾生受苦，這一切，都是成佛運動的歷程，世界就是一佛化的世界。

十一、結語

星雲大師在佛學的發揮上，並不是對傳統理論去創發新義，而是一種將傳統佛法在現實人間的應世教化之實踐智慧，是一實踐智慧的行誼。二十世紀至二十一世紀當然是人間巨大變革之際，佛法在世間、在中國、在台灣、在全球，應當有大智能仁的覺悟者將它推動開來，大師就是這樣的人物，而他推動甚力，且成效宏大。

星雲大師說，要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，這樣，世間的事才能做得好。這也可以說是總結《八大人覺經》的修行之要旨。



27. 此義筆者已於〈大乘大義章探究〉一文中討論過。參見：杜保瑞：〈大乘大義章探究〉，《華梵學報》第八卷，2002年，頁40-58。



觀音菩薩（施金輝／繪）